

第九章 近年來台灣佛教之肇始與演變過程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四年後中央政府「轉進」臺灣，一批精英學者也避居福爾摩沙 *Formosa*。因偏安了五十年，由於大家的勤奮及時勢造成，近二十多年來，臺灣的經濟突飛，就學、就業容易，而創造出華人歷史上最富裕的世代。

中國的長期戰亂、世事無常讓知識份子憂心，而有入佛避世的決心，俗言：「將軍老來都學佛。」戰場的殺伐、苦痛深植內心，於是有許多人於安定後出家，祈求救贖與懺悔。接著修學密宗之大德也廣弘密法，因此顯密佛教共融於臺灣。有機會出家者出家，不然就成家立業，但都爲了佛法的追求力行不懈，而付出大半生的心力。（都早年來積學問，更曾討疏尋經論，分別名相不知休，多年枉作風塵客。——浪費青春）

「禪貧、密富、淨土方便」，時勢的轉變，佛教各宗在臺灣有了發展的機會，密宗有章嘉大師、甘珠活佛、格賴達吉、明珠活佛等仁波切 *Rimpoche*，屈映光、吳潤江、申書文、韓同、劉銳之、陳引舟等等藏密系統的中國上師 *Chinese Guru* 都在 1970 年以前就在台弘法授徒。後來唐密 *T, ang (Chinese) esoteric school* 普力、普方上師，東密 *Japanese esoteric school* 悟光、惟勵法師，提倡安祥禪的耕雲導師等等居士也積極弘法，旅居美國的陳健民上師也曾到臺灣弘法多次。1982 年以後，又有西藏密宗喇嘛教 *Lamaism* 來臺弘揚，因此修學顯密 *exoteric and esoteric* 佛教者大增。

台灣於 1975 至 1996 年間，因台灣的經濟與政治起飛，創造出台灣政治與經濟奇蹟的助長，以暴發戶的姿態，由大量之徵助印中國與日本的佛經、善書，不論好壞對錯或門派照單全收，大多是印刷廠留版，並強調印經有超拔祖先、嬰靈的不可思議功德，便整合、融合中國各教（含外道）各宗派的思想註釋經典，或將各種經典斷章取義，模糊各宗派思想，大量吸收、累積社會資源，從而大量擴建龐大華麗寺廟。

在富裕的財力下，雖然印行了許多種中文大藏經 *Preserved and concealed Sutra —Dah Tzanq Jing—Tripitaka*，但信徒始終很少了解經典，更談不上利用經典作爲鑽研佛法的工具，反視經典爲膜拜的對象，而藏在藏經閣成爲 *Dah Tsarng Jing* 法寶，尊崇仍如同古代是帝王御賜般，故而神聖化後供起來拜。

日本和中國一般民眾被教育相信誦讀和抄寫佛經、供養出家人等等善行，會產生不可思議的魔力，從而使國家得到保護，人民的生活會變得更為安樂。

因此，現在一般人也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在學如何拜懺（何不想一想？在沒有《梁皇寶懺》以前的人要如何被超度？），如何唱梵唄而已，不想去翻一翻，去了解佛法，深怕弄壞法寶。

佛教智慧教育未能深入一般信徒心中，或許有些所謂被稱為「法師」的人，並不完全通達佛理的緣故。或許法師當時的「志業」是以成為開山祖師為第一要務，首求是在興建豪華的佛寺，暫時沒空來教育信徒。

◎「大雄寶殿」不是佛教建築，佛不需要豪華的供養。

《出家品》記載佛向頻毘沙羅王說：「國王啊！就在喜馬拉雅山山麓，有個鄉村部族繁榮富強，屬喬薩羅國，部族名為太陽，我出身的家族名釋迦。」法身佛陀被稱為毘盧遮那佛（大日如來）並沒錯。日本學者考據，佛陀並不是太子，佛陀的家族居住聚落，範圍半徑不到五百公尺。乞士修行的原始佛陀，並不需要皇宮般的「大雄寶殿」，是在大乘以後才美化的。

十多年來臺灣蓋了太多的寺廟，也應該逐漸停止了，要重視教育，不該再那麼不慌不忙地大量浪費信徒的心力與金錢。尤其建一所佛教大學的費用，比蓋深山裡的寺廟少，卻往往捉襟見肘，這都是強調個人福報重於教育的結果。應該回復大陸的叢林制度，讓「修行僧」有個安祥的處所可以修行；有能力的「說法僧」才站出來說法。不該五十步一精舍，一百步一蘭若，各自躲起來修或說不同的法。

尤其為了維持眾多的寺院，將是信徒們沉重的負擔。由於寺院眾多，佛教的派別也會增多，造成宗教的派別爭論更多，而不是為了信仰了。從歷史上可知，五世紀或更晚一些，佛教到了和印度教已沒有什麼特殊區別後，人們為了擺脫無數僧侶的經濟重負，印度人民寧可信仰印度教。當人民一開始躲避對佛教寺院的幫助，寺院便慢慢荒廢了。最近幾年經濟不景氣，信徒已逐漸減少到寺廟去禮佛，因為大家手頭都有點拮据了，很怕再聽到師父們強調「財施」的說法。

東方社會「大家父長」制度、「偉人崇拜」文化，使宗教師不得不也依樣扮演起受崇拜的對象來。宗教老師嚴格的階級姿態，容易助長了老師與他人的虛偽，如果信徒仍然事事依賴堅固，以習慣性追求標準答案的心態，而非從法（真理）的覺悟上信賴感恩，將是師徒皆輸。尤其從不敢懷疑經典，而想去徹底研究佛法真理。

憲法雖然規定人人享有宗教自由，但是學校裡除了哲學系外，很少有學生接觸人生哲學的課程，好比說「全方位思考」，等於全無方位思考一樣，號稱「宗教自由」卻造成大學生沒有了宗教信仰，最後大多信了金錢教。

很多年輕學子學佛之後，與社會格格不入，想腳踏出家修行又不敢剃度的兩條船，就業、結婚都猶豫不決，浪費青春，有誰去做心理輔導？也是強調出家才能成就的反效果。甚至產生龐大的人力，陷入在錯綜複雜的故紙堆中，小有心得者，大部份是用不同的語句，重複描述相同的理念，都是各自研究尚未統一制定完整之佛經的緣故，加上各宗立義不同、矛盾百出、牽強解說，造成人力浪費。

社會上一會兒吹起禪宗的修禪風潮，一會兒流行密宗的瑜伽時尚，甚至有標榜「生活佛法」、「環保佛法」、「商業佛法」、「企管佛法」，甚至連股票族也發展出所謂的「禪學或佛學股票分析術」，連地下錢莊也辦理「佛慈貸款」，銀行辦理「佛教認同卡」的信用卡，替人辦理離婚與情報的徵信社，也標榜「佛慈徵信」，壽險與健康食品直銷企業，也以弘揚佛法自居。

佛教文物流通處、印刷業天天在各報張、雜誌大量徵助印「福田福報」佛經，金飾禮品業大量出售「佛法加持」的佛像、金飾、金幣、水晶、玉器、唵珠與法器；「淨土」移民，星相術士也以禪門居士自居，房地產仲介，「朝聖」遊覽，學校或其他任何一種行業，也無不競相加入「佛法」行列。

◎行動不便者不是前世罪孽所造成，是偽經的錯誤思想形成的

台灣地區曾大量印贈中國僧人編造的《佛說三世因果經》，造成佛教慈善機構不熱衷接納「純屬意外」降生，肉體殘障、智障的兒童，因為該偽經所說，身心不便是前世業障、是罪孽。

古來中國是佛教國家，相信「輪迴」的教義、「宿命」的因果，也較沒有時間觀念，頗有逆來順受的甘願，所以所受之壓力較小，歇斯底里和精神症患者也就比西方人減少了許多。認為今生所沒有完成的事，大可等到後世才處理，自然就形成了一種達觀、不緊張的態度。

因為這種有別於西方人的心理，很容易造成精神上的鬆懈、因循和懶散的墮性。更因為成佛的遙遠目標擺在那邊，把一切事物都認為沒什麼大了不起，因此在社會福利事業上，佛教早期都比不上基督教。

雖然目前已有慈濟功德會等團體的努力，部分的教徒保有「僥倖」的心態，用「施捨」的態度參加救濟者，認為參加慈善救濟是在積功德，更佔有大部分的比例。

大乘佛教爲了糾正這種志大而行微、眼高卻手低的趨勢，也極力強調「人身難得」、「佛法難聞」、「人命無常」、「業報可怕」、「眾生是苦」、「報眾生恩」、「視眾生爲累世父母」等語來對治。其實早期佛經只講：「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因果律」是後來的大德分析、整理出來的觀點。提出「因果律」是爲了能滿足了人們報復的心理，更滿足了社會上揚善懲惡的標準。

不過，由於偽造的《佛說三世因果經》的大量流傳，把殘障者視爲現世報、是活該的、是必然的，是非常錯誤的想法。應該列爲非釋迦牟尼佛親說的後造經文，其內容舉例如下：

今生眼瞎爲何因？前世多看淫書人。

今生缺口爲何因？前世多說是非人。

今生聾啞爲何因？前世惡口罵雙親。

今生駝背爲何因？前世譏笑拜佛人。

今生曲手爲何因？前世打過父母人。

今生曲腳爲何因？前世破壞陸橋人。

今生多病爲何因？前世幸災樂禍人。

零丁孤苦爲何因？前世惡心侵算人。

今生矮小爲何因？前世鄙視各佣人。

今生耳聾爲何因？前世聞法不信真。

今生瘡癩爲何因？前世虐待畜生人。

鰥寡孤獨爲何因？前世不愛妻兒人。

穿綢穿緞爲何因？前世施衣濟貧人。

聰明智慧為何因？前世頌經唸佛人。

僅節錄如上，以供思考。

在三千年前，印度根本就沒有紙，文字記載更很不容易，何來有人能寫淫書給人看？讓人今世瞎了眼。印度當時也沒有綢緞，而頌經、唸佛的盛行，也是在佛涅槃七百多年以後才有的事。想必是中國俗師、後人借托佛說，認為有勸世之用，由（尤）其文筆用辭不美，可知是後代的產品。想不到在現代，卻成為平等悅納殘障者的思想障礙，這種觀念本身更是一種無形而莫名的障礙。

地球是圓滿心靈的道場，任何人都有權力、有機會來圓滿自己的心靈。肉體美不是真正的美，真正的美是「心靈世界的美」。身心障礙者也不是願意生來如此；或許是自己甘願的選擇，以便今生能調整生命的頻率；退伍戰士也不是願意肢體障礙。在現世間，任何人隨時有殘障的可能，部分佛教徒若仍以「業障」的偏狹觀念，來解讀三世的關係，顯然犯了嚴重的錯誤，也失去菩薩同體大悲的心懷。

但無一位曾受「菩薩戒」修行者，有過如釋迦佛或舍利弗或其他菩薩或阿羅漢等等之「挖眼、割肉」捨身施之「大慈大悲」事蹟，而全世界急待器官移植或貧病交迫之無助眾生，不下數億人。但只天天聽到、看到這些受「菩薩戒」之僧人嘶聲力竭地講經、說法、著書，要人人效法「挖眼、割肉」捨身施之古僧或古佛菩薩的慈悲心與菩提心，永無止境地大量「財施」、「捨身施」，以便人人「早日成佛上天堂或極樂世界淨土」而已。也可見這些身受「菩薩戒」之僧人，人人均有大慈大悲心、菩提心、正智正見般若智慧，要眾生先其捨身成佛後，才願「最後」完美著涅槃。

有心人利用前世今生，來世因果報應，進行大規模的騙財，又某些人士競相建造豪華的「佛法加持」的靈骨塔，出售一個 20 公分見方數萬到數十萬元的陰宅蓮花座，出售一件數千數萬元的「健康迴向天衣」或「放光顯相天書」，年年月月舉辦一人次需費數個月月薪的數萬元到數十萬元的所謂「海、陸、空」超度法會或經懺。

如此從事「台灣式」多元並存的拼盤式「政、商、宗教合一」弘法，創造台灣另一項宗教信仰全民運動、全民造神的宗教奇蹟，人人趨之若鶩，唯恐落伍，以爭食年收益數百億元新台幣的宗教信仰消費市場，以致宗派不分，只問市場流行趨勢，大家一窩風搶進舉辦參與各種活動，幾近狂熱到瘋狂的地步。如此「台灣式本土化」的宗教派系，可概括分為「生活宗」、「環保宗」、「商業宗」、「政治宗」……

等等宗派。

其空前盛況可由台灣三步一小寺廟，五步一大寺院，各山頭信徒都抱著輸人不輸陣的心態，後建者越蓋越大越雄偉壯觀，就常聽到有人感歎說：「蓋廟比經營銀行還好賺。」（比起基督徒大半生奉獻在偏遠地區，默默地從事貧苦民眾的醫療、照護工作，佛、道兩教的表現，令人汗顏。）也有人寧可開朋馳豪華轎車，在各寺廟口假扮和尚尼師化緣，每日所得足抵凡人一月薪資。（詐現威儀，無慚於聖，徒誑於凡，不免輪迴。）

獻祭與期待是並存的，過於注重宗教儀式的外部和物質是一種潛在的危險。六合彩賭博的盛行，一直持續至今。拜鬼神、求明牌造成賄賂鬼神的惡質文化，使低收入的但原本樸素的民間質變。人們之期待落望後，人就敢威脅或懲罰神，於是賭輸後便劈裂神像，到處丟棄，整個社會精神文化從此崩潰，陷入追求金錢以顯耀族人，以為抬高社會地位唯一目的。

一般混合式的寺廟裡，設有焚香紙爐，供信徒焚燒紙錢。這種容易造成賄賂鬼神、諂媚神眾的惡習，仍被住持「法師？」默許。若說燒香能供佛，那是謗佛——抵毀覺性！印度天氣炎熱容易汗流浹背，就發明燃香來淨化空氣，後來變成拜佛的必要儀式。其實燃香的空氣污染不輸於二手煙，只是環保人員尚未重視而已。正智的佛法淪落，一切都似是而非。

而在各報章雜誌電台電視台，時時刻刻都可聽到各個似是而非，漫談故事兼插簡易佛學（都屬不了義的）常識，美其名為弘法，並與各種健康食品或法器販售的廣告交互參雜，或刊登廣告徵助印佛經，每本都有十數或數十萬元的捐款贊助，以致各公共場所與寺廟廣場的各種佛經、善書堆積如山。

每次的慈善功德會，一日或一週即可募得數億元。一週的佛學夏令營弘法，即可為一百三十個大專或研究所的學生義工在數日之內剃度出家。一個寺院擁有數甲的土地，大量興建違章建築物，內住數百數千個比丘或比丘尼。各類大師人手一支「大哥大」無線電話，進出以數百萬元的進口高級轎車、總統火車包箱、飛機特等艙代步，身旁有數名貼身信眾大隊人馬隨侍其側，住宿五星級高級大飯店的總統套房，餐餐設宴於高級素食餐廳，如此「隨順」信眾，到處接受萬人空巷的英雄偶像式膜拜等等事實，即可見一斑。

◎出家不要忘記了佛教清淨無我、淡泊離欲之旨。

任何正統宗教（含合法的其他宗教）均與政府強爭世間法的慈善福利事業，忘了實證的修行，卻受到群眾的擁戴，並面臨信眾優渥的供養，部份傳教者養尊處優，忘記了佛教清淨無我、淡泊離欲之旨，提供了有心人士模仿的對象，也是值得再細細品味與探討的課題。

快速工業化的社會，人們不知如何處於可以安身立命的困惑和恐慌心態，情緒的不安自古皆然，只求如何留住個人的幸福和保持個人的善行，自然很難產生對真理執著的追求和創造人生的熱望。離佛日遠，假佛子利用眾生贖罪心理，大作法會以造人天福德，來籌款聚財。信眾無法循正軌深入正法，而天天找大師安心，如今到處佈滿著大師加持的香符、法器、佛神像，似乎要去除人類自私貪婪的無明本質是很艱難的。

近十數年來，佛教在台灣崛起，除受台灣經濟與政治選舉起飛，致「台灣錢淹腳目」，企圖以金錢買得福報與迴向功德快速精神安慰之心理因素影響外，少林寺的武俠小說與李小龍和成龍的武俠電影興盛，及第四台有線電視上的大量經典研讀節目之鼓吹，致激起人人嚮往民主公平正義的「代償心理」，及「遠來的和尚會念經」、「近廟欺神」、「崇尚舶來品的心理」，而創造出一股研讀佛經，修習佛法，與親身參與證悟佛性的全民運動風潮。

也因政治選舉與直銷及各種企業，適時創造出台灣二千一百萬人口中，號稱「台灣第一黨」為數百萬佛教會員的信眾；詐欺前科累犯以人工照片放光分身顯相與定身詐術，誑稱自己為位居佛陀之上的「本尊」或「女菩薩」轉世，也能以「前世因緣或夫妻」深得數千到數萬信眾的信仰膜拜，自甘喜捨一生數百數千萬元的積蓄與獻身，其中還不乏法律與理工碩士、博士、醫生的高級知識份子與政治或公眾人物在內，已到了令人懷疑台灣人是否都生病了的地步，也是其因素之一，順便在此一提。

但望能使眾生重新確切認識學佛之正道（理性——證得解脫智慧），在於由「明心見性」，並實修內證之身體力行，自重、自愛、自尊，也可在家修持。而非仍停留在對偶像的過度崇拜、祈望師父的加持、唸佛號 **to calling on the name of Buddha** 的多少遍數、寄付多少功德金，汲汲營營於消災解厄，重視參加了多少朝山、朝聖、進香法會之基本（感性—情意）宗教的階段，則幸甚。

固然，初聽悲淒的佛門課誦或錄音音調，會引起信眾有「宇宙浪子」的感傷，讓人有急於「歸去」的情懷。久了以後，所產生的無力、退墮感是很不理想的，學

佛真的要那麼悲哀嗎？沒有明智一點的修法嗎？雖然整個外在的身體的朝拜行動，是由個人內心深處轉化的，何不直指出來，是否智愚程度不一必須統一教學？或為同時減去信徒因過度營養後的肥胖而朝山，卻忽視思惟敏銳的小部分人。

《達磨破相論》說：「繞塔行道者，塔是身心，當令覺慧巡繞身心，念念不停，名為繞塔。過去諸聖皆行此道，得至涅槃。今世人不會此理，不曾內行，唯執外求，將質礙身，繞世間塔，日夜走驟，徒自疲勞。」正因如此超然之見，難怪達磨大師受到頑固的密宗與律宗法師的毒害。

佛教精神不是尋求消極的心理平靜，而是教導民眾積極地拋棄苦惱，從心底湧出真正的生命充實感，去活躍地顯示生命的創造價值，也就是《法華經 *Sadharmapundarika Sutra*》強調的「常、樂、我、淨」的重要理念，超越無常的層次，把關注的視點轉移到如何發掘人的意志和能力，去改變命運的生命原則上，擺脫「宿命論」的錯誤糾纏與認知。

又，佛法本來就著重在教育，是不講「信者得救」的，佛菩薩絕不是貪官污吏，你不供養祂，你不會倒楣，佛陀寬宏大量，得罪祂也不要緊，最怕的只是得罪偶像化了的俗人。禪宗六祖講皈依自性三寶「覺、正、淨」，而不說皈依相上的「佛、法、僧」。凡人若是抱著功利主義學佛，必得幻滅之果。

許多宗教師只想看到乖順盲從的信徒，注重虔誠的膜拜，若有其事的忙著修行，疏忽智慧的教化，是讓迷信滲透到骨子裡去了。或者強加不適合時宜的律條於信徒的心上，增加信徒的負擔，製造一批批死板的團體。日本學者也曾很感慨的認為：日本佛教除了葬禮和超度亡靈兩種最重要的活動，寺院的功能還剩下什麼？癌症末期的病患是要特別關懷的，應該明白告訴他症狀，而不該一味的隱瞞。台灣的宗教還不到癌症末期，是要放任或與藥？宗教師與政府都要深思。

中國佛教雖然自誇是大乘法，但如今部分的表現卻顯得非常婆羅門，印度大乘佛教在初期不過是由民間發起的宗教運動，以信仰純正自居，強調建立寺塔或布施巨金，遠不如讀誦經典、書寫經文的功德，而鼓勵信眾信受經句。

臺灣的佛教學到的是表像的大部分，才產生目前不可思議的迷信。但無論基於印度教的奉獻，或是大乘佛教的無量佈施，自古都讓國力無休止的消耗，最後都會埋下亡國的伏筆，應使臺灣佛教作為借鑑，即早覺省。

由於亞洲 1998 年的經濟危機，促使管理約三十萬僧侶的「泰國僧侶最高理事

會」下令：「各寺廟不得再興建任何新寺廟，正動工者也必須停工。」一名宗教事務部官員說：「寺廟建廟一定得向民眾募捐，而民眾已因經濟風暴吃盡苦頭。」理事會建議僧侶可將心力多用在社區服務的工作上。但是台灣的佛教會並沒有如此的體恤信徒，依舊讓大師宣傳蓋寺廟的功德，準備繼續揮霍。

依空性理念，後期出現的，有學者認為大乘佛教徒創造一位理想的虛構人物，以維摩詰居士把釋尊出家高足的思想及修行方法，反駁得體無完膚一使其畏縮，更顯出空觀大乘的真理。於此多元化的時代，如果佛教徒不能重新思考將來的方向，而放任下去，前途真是堪憂。

最近又有南部某寺廟住持，夜夢濟公活佛托夢，要求至中國大陸武當山取經，委託大陸藝匠彫塑五百羅漢石彫像。此夢不久必將如瘟疫般地，又會傳染到各寺廟讓住持做夢，則除非祈禱諸神佛保佑，少讓那些寺廟住持做夢之外，否則佛教徒永生永世都有得忙於為各寺院造佛像，粧金身，作功德，以便來生得福報做大官。而台灣也將很快被淹沒於諸佛與阿羅漢彫像海中，而淹腳目的台灣錢潮，將從此退潮，而流向中國大陸淹沒中國大陸人的腳目，則台灣人只好到西方極樂世界當官享福，而休想在台灣當官享福，或如印度乞丐或僧人，到中國大陸修行作功德，或如西藏百姓整天五體「拖」地，求其佛神保佑。

姑不論其一再以「詛咒讓人死」的方式，將凡夫擁有金銀財寶，視如糞土，甚至如洪水猛獸或瘟疫般的煩惱痛苦之病源，應棄之唯恐不及。但另一方面卻又一再宣揚應以這些糞土或病源供養佛法僧三寶，並將其視為七寶。則不免令人懷疑，為何釋迦佛、其他億萬諸佛與僧，也都如此庸俗不堪，與「貪、瞋、痴」的凡夫一樣，如此喜歡造像立碑，喜歡金銀財寶，以金銀財寶粧扮其身。且更令人懷疑，為何凡夫擁有金銀財寶，只會痛苦，且不能「做官」，不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是罪惡。放棄或布施給佛法僧三寶後，才是有道德，才能買到贖罪券，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又，為何佛法僧三寶如此喜歡建設無數寺院之餘，還要使寺院金碧輝煌，否則不足以稱其為莊嚴，否則「佛、法、僧」三寶無法在其中修行享福。如此無數億萬佛，如此塑造與黃金粧扮千佛萬佛，如此金碧輝煌的莊嚴，對人類、宗教、信徒、心靈有何意義？有何目的？有何功德可言？徒然大量浪費地球有限資源而已？唯恐天下不亂，唯恐台灣經濟不早日因此而崩潰而已，造經者與弘法者如此心態，居心何在？如此不是迷信，不是騙財騙色，是什麼？如此造經者、弘法者、信徒不是白痴，是什麼？自我標榜為偉大的正信正統宗教家到那裏去涼快了？真是阿彌陀佛！嗚呼哀哉！

◎台灣需要「宗教改造」，更甚於「心靈改造」

◎台灣的宗教界與佛教界許多弘法者，似菩薩而非菩薩，都在為自己的物欲利益破戒。

綜觀古今中外歷史，如古羅馬帝國等之征戰，除為政治經濟利益版圖擴張之外，也為宗教之戰，中東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除為約坦河水源之外，主要也是猶太教與回教之戰。號稱為歐洲火藥庫之巴爾幹半島、中亞、印度，菲律賓等國之內戰，也不外以宗教信仰相互劃分界線而戰，故除人類心靈需要改造之外，引起戰禍且自我標榜為道德代言人之宗教，更需要自我反省與改造，各宗教及各宗教之各宗派之間，都為一己之私交爭利，則更不必言他，是犯了「貪、瞋、痴、慢、疑」五毒也，「邪見、我見、偏見」三不淨見也。

佛教與各宗教之弘法者之實際表現，在在都顯示「貪、瞋、痴、慢、疑」等五毒，與邪見、我見。《寶積經》云：「有四非菩薩，而似菩薩，一.貪求利養，而不求法。二.貪求名稱，而不求福德。三.貪求自樂，而不救眾生以滅苦法。四.樂聚徒眾，不樂遠離。」。

以開連鎖店與加盟店的方式與心態，違章建築了小寺；有了小寺，要大寺；有了大寺，要金碧輝煌。在本地建了，要遍及全國、全世界，一間一間地建寺院，不同宗派者只准暫宿，不准長住。違章建築了一座座蓮花座靈骨塔，破壞山坡地景觀、生態、水源、水土保持。造了小佛，要造大佛；造了木佛，要造玉佛、銅佛、金佛；造了一佛，要二佛、五佛，十、百、千、萬、億萬佛。

實施一個志業，又計劃五、十、百個偉大的志業。在地方的道場宣教，要辦全國、全世界的電台、電視、衛星、網路弘法。辦了小型，要大型；辦了一次，要十次、百次、千次、萬次愛心功德會、義賣會、水陸法會、經懺。辦了一家，要十家、百家佛學院。印了「放光」、「加持」的小本佛經，要印大本鎮寺鎮家；印了平裝本，要印燙金精裝本，印了千本，要萬本、十萬、百萬本佛經。

一個住持做夢，百、千、萬個住持都如法泡製做同樣的淘金夢。開了小間要大間；開了一家，要十家，百家、千家、萬家的醫院。募了十萬，要百萬、千萬、億萬元，否則無法成就其無量無邊的偉大善行功德。

更妙的讓似佛外道開發出「加持」、「驅凶避邪」的金飾，又不斷推出一系列的新產品金幣、玉器、天衣、彫像。

台灣的佛教，早已成爲如今世界上五大宗教中最奢侈浮華，貪婪無度，不知量力，不知適可而止的宗教。或與其說是「宗教」，不如說是「商業」或「商業化的宗教」。貪也、痴也、慢也、邪見也。

世界上各宗教、各宗派、各寺院、各教堂、各弘法者之間，各教各經文中，都爲了維護與擴張其「既得利益」之版圖，交爭利，互相攻訐誹謗，指責對方的不是，詛咒不信者會如何受惡報、下地獄，甚至不惜煽動信徒，發動戰爭。貪也、瞋也、痴也、慢也、疑也；邪見也、我見也、偏見也。

各宗教教主都自稱「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我是救世主」、「我是本尊」、「我有神通、神力、密咒，能分身、放光、復活、消災、解厄、驅邪、避兇、不食人間煙火」，「天下唯我能救世，普度眾生」、「天下唯我爲正信」、「天下凡夫皆貪瞋痴慢疑」、「天下凡夫信我者上天堂，違我、謗我者下地獄。」，「天下凡夫皆應供養我」。然則，何種宗教或何種宗教之何種教派才是正信，則只待信徒「押寶」選擇了。

但又如佛教經文幾乎每一經文都記載，日日夜夜甚至夢中都應拜誦其經文，否則無法往生極樂世界或涅槃證得佛果，甚至會下地獄或受六道輪迴之苦。且南傳與北傳佛教，或大乘與小乘佛教，或佛教各教派之間，都相互不承認或駁斥其經律藏三藏之種類部數、人事物時地內容，或弘法或註釋者之內容。則何者才對？豈非也有待「押寶」選擇。

也由此可見，每種宗教或同一宗教之各教派，或各弘法者或註釋者，都胡言亂語，都只爲維護或擴張其「既得利益」而已，並無所謂正信與否之問題，更無所謂「信我者上天堂，違我、謗我者下地獄。」之問題。若然，則各宗教與各宗教之各教派，或各弘法者與信徒，及各經文、論釋或註釋者之間，事實上都相互指責誹謗，如此豈不全世界的人都全要「下地獄」不得好死了，甚至全世界的人都死光光。貪也、瞋也、痴也、慢也、疑也；邪見也、我見也、偏見也。

世界上所有的宗教，用不同的名詞來表示證悟的境界，基督徒和猶太教徒所稱的「上帝」；印度教徒稱爲「我」、「濕婆」、「婆羅門」、「委濕奴」；蘇菲教徒稱爲「隱藏的性質」，都屬開悟的根本心性，也就是佛教徒所稱的「佛性」。「信我者得永生。」、「我就是上帝。」等等的話不就容易明瞭了嗎！？

律宗主張「即戒成佛」；淨土宗主張「即念成佛」；禪宗主張「即心成佛」；密宗主張「即身成佛」。有的主張「起信成佛」、有的主張「起願成佛」、有的主

張「今生成佛」、有的主張「來世成佛」、有的主張「苦修成佛」、有的主張「誦經成佛」、有的主張「稱名成佛」、有的主張「坐禪成佛」；有的主張「唯顯為本」、有的主張「唯密為尊」、有的主張「顯密雙修」、有的主張「獨修一經」；有的主張「道釋合一」、有的主張「儒道釋一貫」；有的主張「一切有」、有的主張「一切空」、有的主張「空中妙有」、有的主張「無空無有」、有的主張「非空非有」。

有奉釋迦佛為本尊、有奉阿彌陀佛為主尊、有奉觀世音菩薩為主尊、有奉彌勒佛為主尊、有奉地藏菩薩為主尊；更妙的是，自稱為本尊、活佛，奉自造己像為主尊，也自稱為佛教。各宗各派，換湯不換藥，各說各話，各有主張，各自自圓其說，五花八門，無奇不有，不一而足，也令修行者眼花撩亂，莫衷一是，故與其說是佛教宗派，不如說是新興宗教。

但都具有宗教的共同特色，亦即「信我者上天堂，違我者下地獄」，「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原始人對超自然、超人間的神秘性不可知，便有了越來越強烈的對之感到必須「尊敬」、「愛慕」、「臣服」、「畏懼」、「恐怖」、「震懾」的情懷，從而表現出「祈求」、「崇拜」、「祭祀」、「供養」，祭司便進行了「操控」、「利用」，古來宗教就是如此產生的。故顯見所謂「宗教」，都是利用與踐踏人類，對不可知的神佛或事物之先天性、自發性、精神病態性敬畏或恐懼心理，以「道德」、「行善、止惡」、「愛心」等人類基本道德共識為包裝的「人為」、「造神」信仰，心信則靈，不信則失靈。其實信了也不靈，除非信仰而了解「非宗教」的佛教。

各國歷史顯示，實施如此「神權」、「政教合一」思想之結果，都以「神不知，鬼不覺」的「五鬼搬運」法，使財寶都集中於政教中央，而民不聊生。其後，如此「神權」「政教合一」之「專制政體」或「宗教」，也必遭被消滅之惡報，豈可不知「因果報應」之警惕。

如此豈非鼓勵眾生永生永世樂於六道輪迴，不要涅槃寂靜，且永生永世「有恆常特定的我、佛、羅漢、菩薩、僧」。故豈不與「佛法真諦」之「三法印」的「無我」、「無常」、「涅槃寂靜」、「緣起說」相違背，而成為「有永生永世的我」，且「只要財布施，為佛粧金身，即能保證，永生永世恆常固定做大官。」，且「無需求佛道或菩薩道，以求涅槃寂靜，不生不滅，以離六道輪迴之苦。」，以致「佛法真諦」與「三法印」之說，不攻自破。

小乘成佛果位分為「四果（位）」或「四向」，以「阿羅漢」為最高果位，被

大乘人稱為「有餘涅槃」。大乘分為「五果位」，在「阿羅漢」之上，再加一個「佛」，稱為「無餘涅槃」。但在「佛有十號」時，又將「佛」與「阿羅漢」並列為（釋迦佛）之十種名號之一，而在果位與供奉佛像時，又將「阿羅漢」置於「佛」之下。又將「佛十名號」之一的「大士」，冠於「須陀洹」果位之前，稱為「大士須陀洹」，且修行菩薩道之「（大）菩薩」也未入「果位」與「佛十號」之列，令人不知到底（釋迦）佛與其他菩薩，如彌勒、觀音、地藏王等之果位或位階或境界，是什麼？如此自相矛盾，混淆不清，不知所云。

Srota-apanna, Srotapatti-phala 須陀洹，須陀般那，須陀槃那，牽路多阿半那，牽路多阿鉢囊，牽路陀阿半那，牽路陀阿鉢囊，[梵]流轉，流向，流，奔流，河床，流水，河，突進，激動，體內的管或穴，感官。[漢譯]入流，逆流，預流（果），流，流注，相續，流水，駛流，流駛，駛流水，隨流，修無漏。初果，入六道輪迴之聖人流（道）。應再來「六道輪迴」幾次，未有交待。

Sakrd-agamin[梵音]斯陀含，須陀含，息忌陀伽迷，息忌伽彌，[漢譯]一（往）來，一還，一來者，一來向，一次。二果，再來一次六道輪迴後，才能證得涅槃。

Anagamin[梵音]阿那含，[梵]不來，不達，不到，不在未來，不到未來，

[漢譯]不來，不還。三果，不再來六道輪迴，即能證得涅槃寂靜，不生不滅。但另有異說。

Arhat[梵音](阿)羅漢，阿羅訶：[梵]相當，值得，有價值的人，**equivalent, worthwhile, valuable person.**

[漢譯]應，應供（指佛陀十名號之一），**must, must supply.**四果。已證得涅槃寂靜，不生不滅。但另有異說。

Buddha[梵音]佛陀，浮圖，浮屠，勃塔，母馱，沒馱，佛：[梵]醒，開花，開悟，賢明，著名，被肯定，**awake, blossom, penetrate, wise, famous, affirmed.**[漢譯]覺，覺悟，解，聰慧，已成佛，學者，明人，覺者，如來，佛如來，世尊，正覺，**right penetration, became Buddha, scholar, penetrator, Buddha,**人間已圓滿證悟佛教者，**a Buddhist consummate penetrator in this secular world.**

一方面說眾生之煩惱或苦，來自愛取，不可貪；一方面又以這種人類愛取貪求的弱點，創造天堂或西方極樂世界，「施以利誘」，另一方面，又以「順我者昌，

逆我者亡」，或「信我者上天堂，逆我者下地獄」，「一手拿著聖經，一手拿著劍」，或「一手拿著胡蘿蔔，另一手拿著皮鞭」的概念與作法，創造地獄或餓鬼道，「施以威脅恐嚇」，大玩「扮豬吃老虎」的兩者擇一的選擇權遊戲。又以「信我者為智者，逆我者為無知」，「信我者為大德，逆我者為大惡」，「有德者與智者才能見證本尊、分身、放光」，「證悟最高果位即有神通」的訴求下，大玩「國王的新衣」遊戲。

古代神權時代，甚至今日民主時代的東西方國家與任何宗教，甚至現實的政府或政治，也一直在玩這種無知無聊的數字與二擇一的遊戲，只因為在這「好大喜功、好高騖遠、意圖不勞而獲、不甘寂寞與不甘淪為無知、無德」的「一窩蜂盲牛群眾心理」環境與影響下的眾生，不論其智識水準高低，「一不小心」就會喜歡或相信這種誇大無知的遊戲，或也可稱為眾生夢寐以求的代償心理作祟，因此神通廣大的古今中外各行各業的有心人士，就始終樂此不疲，大放厥詞，使這種無知、幼稚、無聊、摧殘人類貪心弱點、踐踏人類善心愛心或貪心、「低能但極有效」的歷史，無時無刻在世界各角落與各行業，不斷重演重現，真是無助的人類小人物之無奈與悲哀。

宗教原本各自標榜是勸人為善止惡的，只可惜事實證明無法使惡人止惡，且成為被惡人利用，做為只能踐踏原本即是善良百姓的工具。

但原始佛教或大乘佛教也在佛經中，一而再地強調，應戒（貪）、（心）定、（智）慧，才能證悟，暗示「我不是故意的」，還有何話可說。

所謂法施，即以法身布施，亦即造經、造像、持戒、誦經、說法、建寺、建塔，所謂色施，即以色身布施或財物布施，甚至教唆終日吃油塗油，使人身成為蠟燭，以便供養三寶的捨身無畏施，而西藏密教與日本佛教，則有帶妻修行，亦即以身體與財物供養「佛、法、僧」三寶。

原始佛教與大乘佛教最大的差異，即在於原始佛教偏重於出世法，亦即認為「佛性與佛根係後天苦修才能修得的」，並非人人天生即有佛性、佛根，唯有出家修行才能得道成佛。而大乘佛教則因成為國教，人人非信仰不可，但又「不可」也「不能」迫使人人出家，故改採出世、入世法兼容並顧的「人間佛教」，亦即肯定「人人有佛性、佛根」，在家修行也能成佛得道，以致發生新舊戒律的持戒爭論問題，而導致大乘佛教應依循政治的需要與目的，使宗教政治化，政治宗教化，主張新戒律的上座部或一切有部，自稱為大乘佛教或根本說一切有部，而指堅持修持舊戒律

的大眾部爲小乘佛教，而正式分裂爲二部，且大、小乘佛教各部派的經典，也從此各自依其出世與入世法，進行說法、造經、造像、建寺、立塔，完全脫離原始佛教，亦即釋迦文的佛教信仰與佛經，形成四分五裂的局面，各立教派，各說各話。

中國於第二世紀中末期之後，隨著貴霜譯經僧與中亞及印度譯經僧之來華，在各時代，尤其南北朝各胡人帝王，都有崇佛或採用佛教政治治國之現象，如北魏的永寧，隋文帝的各地大興善寺，武則天的萬象神宮或明堂及各州的大雲寺，北魏與北涼的造像石窟，都是沿襲阿育王的貴霜或孔雀王朝或犍陀羅的大乘佛教政治傳統與護法信仰。

也因大乘佛教成爲國教，人人不可不信仰，不聽佛法即殺頭，才有大乘佛教在古印度（摩揭陀國，罽賓國，犍陀羅國，或今之阿富汗北部，東巴基斯坦北部，尼泊爾，或印度北部）隨著貴霜或孔雀王朝的興衰而消長，也才造成佛教壓迫毀滅他教與被他教壓迫毀滅的因果報應現象與命運。也使當時的佛教信仰，變成非單純的宗教信仰，而是神權時代政教合一的愚民政治理念或信仰。

佛教史上的第三與第四次佛經結集，即在這阿育王時期與這種情況下出現的。以致初期的大乘佛經，可說都記載貴霜王朝的歷史文獻，亦即該古國的歷史課本或公民課本。

佛教史上之第三次佛經結集，亦即貴霜或孔雀王朝的第一次佛經造經結集，其主持人或上座或高座或初期大乘佛經的創始者，即爲阿育王丘就卻的國師優波掬多在華子城或犍陀羅造經，爲初期大乘般若系經典，歷經九個月，也首創佛教之「二世佛」信仰，亦即釋迦文爲現在佛與阿彌陀佛爲未來佛，而原始佛教只有一個釋迦文佛，亦即首創阿彌陀佛，而編造出《阿彌陀經》或《無量壽經》。

初期大乘般若系佛經，如《(大般)般若經》，《道行般若經(般若道行品經)》，《侏真陀羅(月光王，月支王月光菩薩，Chandradhara)所問如來三昧經》，《法鏡經》，或《業經》，《那先比丘經(彌蘭王或月支王問經)》，《摩訶巴夏(Mahabhasya)》，《薄伽梵歌—印度教》，《勝論經》，《般舟三昧經》，《寶積經》，《十二部經》，《法華經(妙法蓮華經，正法華經)》，《華嚴經—月光經》，《無量壽經(阿彌陀經)》，《四十二章經》，《佛本行經》，《十住斷結經》，《彌曼差經》，《修行經》，《大道地經》，《維摩經》，《金光明經》，《勝鬘經》等等。

佛教史上之第四次佛經結集，亦即貴霜或孔雀王朝的第二次佛經造經結集，其

主持人或上座或高座或後期大乘佛經的創始者，即為迦尼色迦或迦膩色迦王，亦即貴霜王朝歷史上的第三位迦尼色迦王（Kaniska III）之國師迦旃延子及無著論師、（佛陀）蜜多羅，由馬鳴著文定稿，撰成《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Abhidharma Mahavibhanga Sastra，發智論，八犍度論，八犍度阿毘曇，八迦蘭他，八結，八節》二百卷，凡百萬偈，及《佛行讚》、《金剛針論》、《方便心論》、《五十校計經》、《七處三觀經》、《普法義經》、《人本欲生經》、《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阿毘曇五法經》、《四百讚》，在罽賓召集阿羅漢與菩薩各五百位聖眾造經與造像，為後期大乘涅槃系經典，歷時 12 年，也首創佛教之三世佛與彌勒佛信仰，亦即釋迦文為過去佛，彌勒佛為現在佛，阿彌陀佛為未來佛，亦即首創彌勒佛，而編造出「彌勒下生經」。

至於號稱「可能」為「原始」佛教或小乘佛教的經典，如五部阿含經，也因其中有如佛滅後的人物「阿育王」經或傳等，也令人無法不疑其也「非佛說」，而是「胡說」。

但如上述證明彌勒佛為佛滅後數百年後，阿育王或孔雀王朝或貴霜王朝時代，由大乘佛教所新創造之神佛，而大乘佛教所造新佛經全非上述人所誦所著，故顯見幾乎所有佛經，大都非「佛說」，而係「胡人說」或「胡圖說」。

而於各佛經中之所謂「序段」所言之「比丘與比丘尼或大菩薩一千二百五十人俱」之人數，絕非如現有之任何註釋或論述，刻意造神或故弄玄虛者所言之玄虛，而係明白指出大乘佛教於阿育王貴霜王朝時代，經主持人遴選而參與罽賓造經與造像之大乘佛教徒或僧人之人數而已。

佛經「序段」中之「一時」、「如是我聞」，也只是單純表明「有一次」、「據我由釋迦佛或不特定之他人所聞」而已，而絕非如現有之任何註釋或論述所稱由某一特定人所聞，如另有其他特定玄虛之意義，根本無知、幼稚、無聊，否則有何真憑實據，由何經文之何人、佛、神、菩薩所說，只不過是註釋者自我幻想，自我憑空推定，自說自話，自圓其說，瞎子摸象而已，說得像真的一樣的「如實」。